

卷第一百三十七 徵應三（人臣休徵）

呂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乾 五鹿充宗 王溥 應樞 袁安 陳仲舉 張承 張氏 司馬休之 杜慈 武士護 張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賈隱林 張子良 鄭綱

呂望

呂望釣於渭濱，獲鯉魚。剖腹得書曰：呂望封於齊。（出《說苑》）

仲尼

周靈王二十一年，孔子生魯襄之代。夜有二神女，擎香露，沐浴徵在。天帝下奏鈞天樂，空中有言曰：「天感生聖子，故降以和樂。」有五老，列徵在之庭中。（五者者，蓋五星精也。）夫子未生之前，麟吐玉書於闕裡人家，文云：「水精子，繼衰周為素王。」徵在以繡紱係麟之角，相者云：「夫子殷湯之後，水德而為素王。」至定公二十四年，鉏商斲於大澤，得麟，示夫子，係紱尚存。夫子見之，抱而解紱，涕下沾襟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文翁

漢文翁當起田，斲柴為陂。夜有百十野豬，鼻載土著柴中，比曉塘成。稻常收。嘗欲斷一大樹，欲斷處，去地一丈八尺，翁先咒曰：「吾得二千石，斧當著此處。」因擲之，正砍所欲，後果為蜀郡守。（出《小說》）

董仲舒

漢董仲舒常夢蛟龍入懷中，乃作《春秋繁露》。（出《小說》）

何比乾

漢何比乾夢有貴客，車騎滿門，覺以語妻子。未已，門首有老姥，年可八十餘，求避雨，雨甚盛而衣不沾濡。比乾延入，禮待之。乃曰：「君先出自后稷，佐堯至晉有陰功，今天賜君策。」如簡，長九寸，凡九百九十枚，以授之曰：「子孫能佩者富貴。」言訖出門，不復見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五鹿充宗

漢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。成子少時，嘗有人過己，授以文石，大如燕卵。成子吞之，遂大明悟，為天下通儒。成子後病，吐出此石，以授充宗，又為名學也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王溥

後漢永初三年，國用不足，令民吏入錢者得為官。瑯琊王溥，其先吉，為昌邑中尉。溥奕世衰凌，及安帝時，家貧無貲，不得仕。乃挾竹簡，搖筆洛陽市傭書。為人美形貌，又多文詞，僦其書者，丈夫賜其衣冠，婦人遺其金玉。一日之中，衣寶盈車而歸。積粟十廩，九族宗親。莫不仰其衣食。洛陽稱為善而富也。溥先時家貧，穿井得鐵印，銘曰：「傭力得富至億疋，一土三田軍門主。」溥以億錢輸官，得中壘校尉。三田一土壘字，校尉掌北軍壘門，故曰軍門主也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應樞

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，見神光照社。樞見光，以問卜人。卜人曰：「此天符也，子孫其興乎。」乃探得黃金。自是諸子官學，並有才名。至瑒，七世通顯。（出《孝子傳》）

袁安

漢袁安父亡，母使安以雞酒詣卜工，問葬地。道逢三書生，問安何之，具以告。書生曰：「吾知好葬地。」安以雞酒禮之，畢，告安地處，云：「當此世為貴公。」便與別，數步顧視，皆不見。安疑是神人，因葬其地。遂登司徒，子孫昌盛，四世五公焉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陳仲舉

陳仲舉徵時，嘗行宿主人黃申家。申家夜產，仲舉不知。夜三更，有扣門者，久許，聞應云：「門裡有貴人，不可前，宜從後門往。」俄聞往者還，門內者問之：「見何兒？名何？當幾歲？」還者云：「是男兒，名阿奴，當十五歲。」又問曰：「後當若為死？」答曰：「為人作屋，落地死。」仲舉聞此，默志之。後十五年，為豫章太守，遣吏往問，昔兒阿奴所在，家云：「助東家作屋，墮棟而死矣。」仲舉後果大貴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張承

氏懷張承時，乘輕舫於江浦，忽見白蛇長三丈，騰入舟中。咒曰：「若為吉祥，勿毒噬我。」縈而將還，置於房中，一宿不復見，母嗟惜之。鄰中相謂曰：「昨者張家有白鵠，聳翻入雲，以告承母。母使筮之。筮者曰：「吉祥。鵠是延年之物，從室入雲，自卑升高之象。昔吳闔閭葬其妹，殉以美人寶劍珍物，窮江南之富。未及千年，雕雲覆其溪谷，美女游於塚上，白鵠翔乎林中，白虎嘯於山側，皆昔時之精靈。今出於世，當使子孫位極人臣，擅名江表。若生子，可以名為白鵠。」後承生昭，位輔吳將軍，年九十，蛇鵠之祥也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張氏

晉長安有張氏者，晝獨處室，有鳩自外入。止於床。張氏惡之，披懷而咒曰：「鳩，爾來為我禍耶，飛上承塵，為我福耶，飛入我懷。」鳩飛入懷，乃化為一銅鉤。從爾資產巨萬。（出《法苑編珠》，明抄本作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司馬休之

晉司馬休之，安帝族子，遇難出奔。所乘騶，常於床前養之，忽連鳴不食，注目視鞍。休之即試韉之，則不動。休之還坐，馬又驚。因騎馬，即驟出，行十里餘，慕容超收使已至，奔馳，僅得歸晉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杜慈

秦符生、壽光年，每宴集，後入者皆斬之。尚書郎杜慈奔馳疲倦，假寢省中，夢一人乘黑驢曰：「擊留而可也。將去而勿追。」

慈聞驚覺，取馬遁走，乃免。餘皆斬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武士護

唐武士護，太原文水縣人。微時，與邑人許文寶，以鬻材為事。常聚材木數萬莖，一旦化為叢林森茂，因致大富。士護與文寶讀書林下，自稱為厚材，文寶自稱枯木，私言必當大貴。及高祖起義兵，以鎧胄從入關，故鄉人云：「士護以鬻材之故，果逢構夏之秋。」及士護貴達，文寶依之，位終刺史。（出《太原事跡》）

張文成

唐率更令張文成，梟晨鳴於庭樹。其妻以為不祥，連唾之。文成云：「急灑掃，吾當改官。」言未畢，賀客已在門矣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又一說，文成景雲二年，為鴻臚寺丞，帽帶及綠袍，並被鼠齧。有蜘蛛大如栗，當寢門懸絲上。經數日，大赦，加階，授五品。男不宰，鼠亦齧腰帶欲斷，尋選授博野尉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上官昭容

唐上官昭容者，侍郎儀之孫也。儀子有罪，婦鄭氏填宮，遺腹生昭容。其母將誕之夕，夢人與秤曰：「持此秤量天下文士。」鄭氏冀其男也，及生昭容，母視之曰：「秤量天下，豈是妝耶？」口中嘔嘔，如應曰「是」。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崔行功

唐秘書少監崔行功，未得五品前，忽有鵠鵠，銜一物入其室，置案上去，乃魚袋鉤鐵。不數日，加大夫也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李正己

唐李正己本名懷玉，侯希逸之內弟也。侯鎮淄青，署懷玉為兵馬使。尋構飛語，侯怒囚之，將置於法。懷玉抱冤無訴，於獄中疊石像佛，默祈冥助。時近臘月，心慕同儕，歎咤而睡。覺有人在頭上語曰：「李懷玉，汝富貴時至。」即驚覺，顧不見人，天尚黑，意甚怪之。復睡，又聽人謂曰：「汝看牆上有青鳥子噪，即是富貴時至。」即驚覺，復不見人。有頃天曙，忽有青鳥數十，大如雀，時集牆上。俄聞三軍叫呼，逐出希逸，壞鎖。取懷玉，權知留後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李揆

唐代宗將（「將」原作「帝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臨軒送上計郡守，百僚外辦，御輦俯及殿之橫門。帝忽駐輦，召北省官謂曰：「我常記先朝每餞計吏，皆有德音，以申誠勵，今獨無有，可乎？」宰相勿遽不暇奏對，帝曰：「且罷朝撰詞，以俟異日。」中書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：「陛下送計吏，敕下已久，遠近咸知，今忽臨朝改移，或恐四方乍聞，妄生疑惑。今止須制詞，臣請立操翰，伏乞陛下稍駐鑾輅。」帝俞之，遂命紙筆，即令御前起草。隨遣書工寫錄，頃刻而畢。及宣詔，每遇要處，帝必目揆於班。中外日俟揆之新命，時方盛暑，揆夜寢於堂之前軒，而空其中堂，為晝日避暑之所。於一夜，忽有巨狐鳴噪於庭，仍人立跳躍，目光迸射，久之，逾垣而去。揆甚惡之，是夜未艾，忽聞中堂動盪喧豨，若有異物，即令執燭開門以視。人輩驚駭返走，皆曰：「有物甚異。」揆即就窺，乃有蝦蟆，大如三斗釜，兩目朱殷，蹲踞嚼沫。揆不令損害，階前素有漬瓜果大銅盆，可受一斛，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。因扃其門，亦無他變。將曉，揆入朝，其日拜相。及歸，親族列賀，因話諸怪，即遣啟戶，揭盆視之，已失其物矣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賈隱林

唐德宗欲西幸，有知星者奏云：「逢林即住。」帝曰：「豈敢令朕止於林木間？」姜公輔曰：「不然，但地亦應。」乃奉天尉賈隱林謁帝於行在，帝觀隱林氣色雄杰，兼是忠烈之家，而名葉星者所奏之語。隱林即天寶末賈修之猶子，帝因召於臥內，以探籌略之深淺。隱林於御榻前，以手板畫地，陳攻守之策，帝甚異之。隱林奏曰：「臣昨夢日墮於地，臣以頭戴日上天。」帝曰：「朕此來也，乃已前定。」遂拜隱林為侍御史，糾劾行在，尋遷左常侍。（出《神異錄》）

張子良

唐永貞二年，春三月，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。初入漿（「漿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甕，水盡，入井飲之。是月九日，節度使李錡，詔召不赴闕，欲亂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，子良翻然反兵圍城，李錡就擒，子良拜金吾將軍，尋拜方鎮。（出《祥異集驗》）

鄭綱

唐丞相鄭綱宅，在昭國坊南門，忽有物來投瓦礫，五六夜不絕。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，瓦礫又隨而至。久之，復遷昭國。鄭公歸心釋門，宴處常在禪室，及歸昭國，入方丈，綱子滿室懸絲，去地一二尺，不知其數。其夕瓦礫亦絕，翌日拜相。（出《祥異集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